



煤炭涂写的记忆

陆亚利

老家紫色页岩地貌，山丘曾经草木稀疏。生火做饭，难得有硬棍柴，柴火灶里烧的，大都是高粱秆、大豆秆、棉花秆、茅柴、管草卷之类的泡柴。一蓬火转瞬即熄，火力不旺，做一顿饭，煮一锅汤，守着灶口不停添柴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乡下开始有了煤炭。对于缺柴烧的老家，烧煤是个天大的进步，无异于桐油灯取代煤油灯，电灯消灭煤油灯。

计划经济时期，社员少吃少穿，也要想尽办法买计划外高价煤，逃离柴火灶的烟熏火燎。进城挑煤，来回三四十里，一担煤一百多斤，走上大半天，脚板起泡，肩膀磨肿，异常辛苦。条件好的人家，买价格高的无烟白煤，节俭的人家，买便宜的烟煤。煤炭来之不易，煮饭、烤火烧煤，煮汤、蒸酒、熬糖，照旧用龙头锅烧柴火大灶。那时还没有藕煤，家家打个地炉烧散煤。灶屋后门边挖一个调炭槽，掺水拌和炭粒、黄泥，用铁质或牛骨炭锹调制湿煤球，松灶添炭。煮完饭菜或留火过夜，用炭锹铲湿煤封住炉膛，中间用火钎戳一个通气孔，盖好煤灰坑盖子，闷火省煤。清早用火，挑开封火的煤块，用煤钩子钩松炉膛底部，将炉条隔栅掉落的煤灰扒出，通氧助燃。若是白煤，炉子扯起蓝色火焰，火很快旺起来，火力大，“热力”不足。若是烟煤，烟子很浓，火焰橘黄，火势来得慢，火力一般，“热力”十足。捅炉子钩煤渣，热气升腾，粉尘四起，满地是灰。

农家那时经济普遍不宽裕，烧煤好比烧钱，乡民千方百计弄些便宜的计划煤。城里有个好亲戚，省下一点煤炭计划给我家。父亲无上荣光地拿着城里人的煤折子，带我推着鸡公车来到煤店。店员告知，一百斤计划只能买白煤七十斤，烟煤三十斤。父亲央求能不能都买白煤，店员不屑一顾，冷冷嗤笑：“乡里有炭买就不错啦，叫花子还嫌饭馊，咯是上级规定，不买拉倒！”无奈之下，两百斤计划，买白煤一百四十斤烟煤六十

斤。我在前头拉，父亲在后头推，哩哩嘎嘎推着两麻袋半煤炭赶路。那时我十来岁，什么都好奇，走路左顾右盼，拉车前助力绳精力不集中。一不小心，方向拉偏，鸡公车翻倒铁路路基下。我窃窃地笑，父亲怒目责骂：“你咯甲徕几，眼珠打鸟去哒。还好意思笑，真是帮倒忙！”父亲吃力地将麻袋搬上车架子，已经精疲力竭，只得坐在路基上，抽袋烟，歇口气，再套上车子扁担推车上路。后来才知道，亲戚家煤折子指标是白煤，店员见我们是农民，故意搭售不好卖的烟煤。

最便宜的煤要数水煤。工厂用水冷却煤渣冲洗出煤屑，沉淀后捞取晒干，变成火药样的灰色粉子，老人家习惯叫粉子煤或灰煤。水煤不是煤矿挖出来的，煤店没有，只有工厂有卖，价格便宜。水煤像烧“火丝”一般，“热力”不足，城里人一般不买。老家缺柴火，乡亲们乐意买水煤掺白煤烧，经济实惠。为了省钱，大伙有时成群结队，来到电厂、氮肥厂外的排污池免费捞水煤。电厂门前的煤渣堆场，温热的废水像一条小河冲下来，推土机不停推出煤渣，乌黑的水沟里，人山人海，打捞水煤。电厂停产后，煤渣堆场改造成了现在的建设新村。城南北塘垅里，氮肥厂墨汁般的洗煤污水，流入围墙外三四个污水沉淀池，直排幸福河，污染严重。常年有城郊农民，像捞鱼摸虾一样在池子里捞水煤。氮肥厂关停后，幸福河污染缓解，近年政府正在耗巨资治理。

记得有一年夏天，父亲带着我，堂哥带着与我年纪相仿的女儿，结伴推着鸡公车，来到氮肥厂捞水煤。那天也许厂里开足马力生产，加之捞煤的人又不多，几个池子黑浪翻滚，池底煤层很厚，一撮就有半簸箕。四个人穿着短裤，冒着烈日，越捞越起劲。中午到厂门口买几个馒头，喝足自来水，又继续捞。原本计划捞两三百斤回家，一晃到了下午五六点钟，两家一起捞上两吨多煤，鸡公车无能为力。父亲跟堂侄商量好，吩咐我们两个小孩赶紧回去，告诉屋里人，明天早上叫上队里拖拉机来拉煤，他们俩留在煤堆旁守上一夜。我们

从水泥厂门口上铁路，走到家已经天黑，肚子饿得叽咕叫。家里人见两个大人没回家，盘问出了什么事。听到水煤丰收的喜讯，喜笑颜开准备好饭菜，急急忙忙联系拖拉机去了。那一年，我们两家都没有“燃煤之急”。

火车载着白煤、烟煤、焦煤，从老家屋场后通过，偶尔有轻飘的小焦煤块随风跌落。没事的老人小孩，上铁路“捡炭”。捡回的焦炭家里用不上，便宜卖给定期上门的补锅匠作燃料，赚个冰棒钱。一天下午，大人们出集体工去了，我们几个小孩高高兴兴提着提箩，结伴沿着铁路去“捡炭”。路基坑里道砟缝里，一颗一颗捡拾，提箩渐渐沉重。不知不觉走到了高岭锰制品厂位置，已经能够看见西站进站扬旗。时间大约到了六点多钟，天色已经暗下来。想到要走夜路了，孤苦无助的伙伴们，心里像打着小鼓，怕森森地手牵着手，赶紧往回走。夜幕下，一辆一辆火车轰隆隆驶过来，强光照得睁不开眼，大家背朝火车用手蒙住耳朵，强大的气流吹得身子摇摇晃晃。夜黑如漆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伙伴们脑门上沁出冷汗。走过朱家堰车站，弯道那边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。原来，爸爸妈妈们见孩子们好晚还没回家，派几个代表来接我们了。女孩子们可怜巴巴地倚着大人的裤腿，伤心大哭，涕泪双流。男孩子像做错了事，故作坚强，泪水在眼珠里直打转。大人们牵着我们的手，一路告诫小孩子出门要知早晏。回家吃完点心，大家安然入睡。那天晚上，我梦见家里杂房堆满白煤，欣喜若狂地叫喊：“咯下有炭烧哒！咯下有炭烧哒！”隔壁父母亲被惊醒，知道我在说梦话，急切地问：“吗事啊？吗事啊？”

改革开放后不久，机制蜂窝煤直送农家，不再家家户户囤藕煤。新世纪，家乡普及液化气，冬季取暖才会少量烧煤。光亮的瓷砖灶台，取代黑乎乎的土灶，家家灶屋雪白亮堂。四十年弹指一挥间，煤炭替代砍柴积薪，消融袅袅炊烟，家乡的紫色页岩山丘日见葱绿，为父老乡亲留下万世薪火。

菜里有味是故事

张春苗

面对孩子们越来越挑剔的味蕾，妈妈们可是煞费苦心。每次吃饭就是一场战争，博弈双方势均力敌。有时孩子占了上风，对精心烹调出的营养大餐，看都不看，勉强吃一口，也是皱着眉头的痛苦样。妈妈们恨不得变成那些营养元素，直接跳进孩子的嘴里。妈妈们为了能让孩子们好好吃，吃得好，使出浑身解数。

儿子不爱吃木耳，我告诉他：“木耳是大地的耳朵。你看木耳的形状可不就是一双耳朵吗？正在倾听大地的声音。吃了木耳，你也会有一双灵敏的耳朵。”孩子正在看《金刚葫芦娃》，想有一双二娃一样的顺风耳，对桌上的木耳不再排斥，主动出击，我在一边偷着乐。

孩子不爱吃菠菜，我赶紧给他讲《大力水手》的故事：《大力水手》的动画片陪伴着我们长大，那个水手

吃了菠菜就变得力大无比，曾让小时候的妈妈因此爱上吃菠菜。孩子哈哈大笑之后，很给面子地吃起了菠菜。

洋葱也是好东西，孩子不喜欢。我赶紧给他讲我师范读书时候的故事，一个农村穷孩子异地求学的故事。

话说，我在师范读书时，家境不好，当然那时家里条件好的也没几个。每个礼拜回家，用罐头瓶装一瓶咸菜，那是一个礼拜的菜谱。那时，食堂里的白菜五毛钱一份，咸菜吃完了，就去买白菜。食堂还有一个窗口，卖炒肉片的，洋葱炒肉片，一元五毛一份。那个窗口总是飘出特别诱人的香味，但是能去那的并不多，每次也就稀稀拉拉的几个人。大部分同学都只是用眼角余光瞅瞅，暗地里咽口水。我第一次去那个窗口，是领到了奖学金后，好像二十几块钱的奖金。表面上，我云淡风轻地走过去，实则幸福得想飘，

终于吃到了梦里想了千百遍的炒肉片。那滋味，果然难忘，至今还顽固留存在我的记忆里。我的师范同学也都珍藏着那股香味。

故事讲完了，没有悲情的渲染，只加进去了我的感情色彩。儿子听得很专心，孩子们都喜欢听爸爸妈妈的故事。趁着那股热乎劲，开始操铲，说要给儿子做一份炒肉片。儿子欢呼。凭着记忆，用洋葱、肉片、木耳做成了一盆山寨版的炒肉片。有故事做作料，有妈妈的青春回忆加在里面，儿子吃得开心。事实证明，孩子的味蕾具有很强的可塑性。吃了一次后，他竟喜欢上了洋葱。现在，洋葱炒肉片已经成为我的保留菜单。

每次看到儿子大快朵颐，我都有受宠若惊的幸福感。苏轼说，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，在妈妈们的词典里，孩子喜欢的就是最美的味道。



读电大

李力军

1982年8月，我有幸在耒阳县考入省广播电视大学，成为我们单位第一届电大生。组织上为让我们能集中精力读书，决定让我们考上的5个干部脱产读三年。我们3个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电大生，自己联系到了市里一个工厂的电大班，开始了崭新的电大生活。

我们班共有23名学生，来自全市各个行业，年龄最大的40多岁，最小的19岁。我们单位的3个同学，就有一个40多岁的，还是我初中的班主任呢，大家喊他杨老师。同学们大多受“文革”影响，底子薄、基础差。

我们电大班是由一个百多号人的小厂所办，教室简陋面积小，光线不好，课桌还是会议室换下来的旧茶几。食堂伙食不好，早上是馒头稀饭，中晚餐一般只两个菜。我们住宿舍营养跟不上，只得花费点每星期去街上吃两餐好的，再就是每月回家一趟，住上两天来改善伙食，又带上点好菜到学校。考试前几天，我们同单位的3个同学自己买点好菜煮了吃，以保证有充沛精力来复习迎考。我们住宿生的宿舍安排在制药车间楼上，冬冷夏热，10来个平米的小房子要住两人，刚好放两张单人床，另加两张一尺多宽的会议室小茶几当写字台。澡堂只有一间小房子，也不供应热水，要自己烧水用桶子洗。

电大是开放式远程教育，上课师生见不到面。当时电视还没有普及，只能是把老师讲课录成的磁带和教材一起发下来，每天听录放机放录音。学员有了问题也无处请教，准确地说更像是自学。对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来说，有些课是似懂非懂，难以消化。尤其是古代汉语、形式逻辑等课程，学起来吃力。后来，厂方花钱在师专请了几个老师，辅导复习，大家心里才踏实了很多。授课的录音材料和辅导资料等，均由自己通过邮局到外省的电大订购，质量和时间得不到保证。听课进度由电大班自己掌握，一般是提前一个月把课上完，然后进入复习。我们是全国统一出题，被告知没有重点，要全面复习，把教材吃透。这样的复习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为做到万无一失，我与同宿舍的同学真是花大气力，几本教材反反复复地看，还把重点思考题抄写后张贴在宿舍墙壁上，再就是将思考题在头脑里放电影自问自答和互相问答，看是否有复习不到的地方，力求把教材啃得滚瓜烂熟。碰上临考前几天晚上停电，有的同学还跑到路灯下面看书。

渐渐地，我们适应了电大学习，对考试也有了个底，加上学习方法改进，同学们互相帮助，就学得轻松起来，也有了更多的时间跑图书馆、看电影、搞体育活动等。一直到第三年安排写毕业论文后，我们才又紧张了一段时间。

毕业晚宴上，我们电大班的同学们欣喜若狂，因为，经过三年的努力拼搏，总算学到了知识，练就了本领，拿到了梦寐以求的毕业证书。有的喝了个酩酊大醉，有的捧着证书泣不成声，是的，这张纸来得太不容易，是同学们用心血换来的啊！